

□散 文

会呼吸的河

赵宽宏

会呼吸的河是野生的河，自然的河，有生命的河。

会呼吸的河里会有水生植物快乐地生长，特别是水草。说起水草，人们就会想到《关雎》，“参差荇菜，左右流之”，荇菜是水草的一种，它对于水质的要求比较高，若水体受到污染，这种植物也就长不好了。不仅荇菜对水质环境有要求，大部分水草都一样，要它长得好，一般都要具备几个条件：首先是河底要有淤泥，会自行渗水汲水。河底坚硬光滑，就不具有水草生存的条件；再是水中要有养分。没有养分不仅水生植物长不好，甚至连鱼虾等水生动物也鲜有光顾；三是光线要好。这个也好理解，万物生长靠太阳。河水里的水生动物越多，就说明水生态环境越好。

我怀念着故乡的河，那就是一条会呼吸的河。这条河在我们庄子的南首，东西流向，河面不宽，仅十米上下。这条河水生动植物很丰富，仅水草就有沉在水里生的，和冒出头来浮在水面长的。沉在水底的植物有轮叶黑藻和苦

草，它们可以清除水中过剩的氮、磷等元素，从而控制水藻的泛滥，保持水体的整体清澈，有水中“清道夫”之谓。苦草肥硕丝滑，随着水的流动而“左右流之”，摇曳不止，真是悦人眼球。苦草在我眼里还是个实用的好东西，幼时曾跟着爷爷用两根竹杆在河里绞苦草回来做猪饲料，猪很喜欢吃。浮在水面长的植物就更多了，野菱、鸡头、浮萍、野荷……水中还有很多水虫、鱼虾及浮游生物，河底不时有一串串气泡汩汩地冒出水面。若有水鸟滑翔点水，水面的平静即刻就会被打破。河岸边长着细瘦的芦苇，岸上有很多不值钱的鬼柳树。沉水植物与水面植物交融成景，并与岸上绿植蓝绿交织，融为一体，成为悦目怡心的生态风景线。

这条河没有正式的名字，它却哺育了一个不大的村庄——洪小庄，哺育了这个村庄上世世代代的生灵。什么时候有这条河的，已经无从查考，但最初它是条死水河。多少年来，它就一个劲地从地下奋力地渗着水，滋养着这个村庄

和村庄上的人们。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在这条河的东面开挖了一条南北向的大河，叫红旗河。红旗河通着长江，这条河连着红旗河，因此这条河从死水变成了活河，每天就有了潮汐，人们不需要到江边，就能看到涨涨潮落的景致了。

这条河是给了我很多的童年记忆的。我在这条河里学会了游泳，但学游泳时差点没给淹死；在没学会游泳前，常常在河边看童年的伙伴在河里踩水到河中间去摘野菱，有时一个猛子下去就会举着一条小鱼，或一个很大的蛄子上来……清晨或者黄昏，河面镜子一样平稳，若有似无的岚气轻纱似地在河面上缠着。邻家的几只鸭子一字排开，像一条船队一样，静静地向前游去。在它们的身后，镜子一样平稳的河面荡开了人字形的波纹，一直向岸边荡来……一河的生机勃勃。

会呼吸的河大都在乡村，城里基本没有。城里原本河就不多，为了美观的环境，大都清了淤，用石块或混凝土驳

了河岸，还有的干脆用水泥凝固了河底。这样的河是不能呼吸的，丧失了河的功能，在我眼里它不是河，仅是水渠，只能流水，不能孕育生命。

不过也不能绝对地说，城里的河整治过后就不会呼吸了，只要其整治遵从“自然”的原则，那么它“美观”后还是能够呼吸的。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一条河——花溪下游的十里河滩。

十里河滩的整治充分遵循了“自然”的原则。河道没有裁弯取直，该弯的还就那样随意地弯着，河床没有进行硬化处理，河岸也不驳石，河水一如既往地与泥土缠绵着，河水浸润着泥土，泥土净化着河水。河岸上绿杨婆娑，翠柳含烟。拨开婀娜的垂柳，河道就露出了绰约风姿。河水清澈地流淌着，玻璃一样光滑平软。河里的水草茂密，至少有尺把长，惬意地摇曳着，间有游鱼欢快地穿行。河面上不时有水鸟掠过，瓷片一样的叫声是那么悦耳。它就是一条可以呼吸的河，现在的城市中这样的河真的是不多的了。

□诗 歌

秋夜虫鸣(外二首)

尚庆海

田野的气息
氤氲在秋月的清辉里
唧唧吱吱的虫鸣
高高低低、密密疏疏
由远及近或由近及远
从四面浮来
把清凉的秋夜
撩拨得越发迷人

我欲抬脚继续前行
到秋夜的最深处聆听
又生怕不小心踏乱了节奏
而失去这最和谐
最喧腾的寂静

我那与生俱来的怜悯之心
在月光的抚慰之下泛滥
许多被遗忘的忧伤和挫败
从时光深处
一一打捞出来
而这秋夜的虫鸣之声
恰似老中医的一剂草药
用清风作引
把过往医治的
神清气爽

风侧着身子在田野穿行

故乡的秋天
在厚重的泥土里
摇摆几下
大口大口地喝着
甘甜的雨水

秋天的田野
一片葱茏

庄稼一步步逼近成熟
天空腾出了足够的空间
风侧着身子
在田野穿行

许多和梦想有关的话题
被秋风传递了
每一个角落
而那些丰盈的果实
对家乡的一草一木
充满留恋
及对远方怀着
无限的憧憬

秋夜的月光太撩人

秋夜的月光太撩人
平时羞于启齿的思念
被一遍一遍提及
夹杂的幸福和忧伤的诗句
排列成一垄垄茂盛的庄稼
刺向天空

秋夜的月光太撩人
而此时
太适合想念一个人
许多的隐秘的心思
冲破坚实的壁垒
心甘情愿
被赤裸裸悬挂月下
那些越晾越潮湿的故事
沾染了秋月浓重的气息
聆听着草丛中的虫鸣
走进季节深处
却走不出
那座叫作故乡的村庄

□散 文

疏林朗月

任随平

疏是疏朗，朗是朗月乾坤。
一片疏林，一牙月，月光银水一样洒下来，落进疏朗的林子里。
时间落在草叶上，安静地睡去。风按捺住内心的悸动，悄然隐在林子背后的小路上。鸟儿在月光里梳理羽毛。浩渺星空梳理月光的羽毛。
我喜欢这样的景致，这样的景致能颐养时光。

这样的时光淡雅如水墨。
若是初夜，疏林朗月就是一幅淡墨画。

大地是摊开的画页，村庄静卧在画页一角，远山不远，一条瘦弱的河流将远山与村庄隔开，平日里，风就顺着小河的方向溜进来。

远山有疏林。
月光刚刚爬上远山，就顺势落进了林子里。林子是月光的故乡，月光是林子的客人。月光落进林子，鸟声就醒过来，窸窣窣窣，啾啾啾啾，醒着的鸟声是林子弹拨给月光的音乐，这时候，月光就是披了婚纱的女郎。曼妙，妙曼若舞者。

一个人，独坐山林地埂边。点亮烟锅。
点亮烟锅的一定是个长者。在听月。

夏日的夜里虫鸣亦是醒着的。鲁迅的百草园里有斑蝥突然跑出来。山林的草地上有没有斑蝥我不得而知，但我听到过虫子稠密的鸣叫，它们的鸣叫是交响乐。起初，它们将声音的开关是按捺着的，一声、两声、三五声，逐渐地，这开关不知在谁的手中，突然之间就拧大了音量，这鸣叫声就像野马脱缰，从体内奔涌而出。我不知道它们嗓子的音域有多宽广，但我知道那一匹匹音乐的马匹就是从嗓子里跑出来，将整个疏林草地围拢起来。

烟锅上的火光明灭闪烁。

火光亮一次，月光就暗一次。
火光暗一次，月光就悄悄点亮一些。

很多次，我看着这景致出神，我也试图找寻月光的开关执掌在谁的手中，但我始终不得而知。说实在的，大地是神秘的。当大地把花草虫鸣月光和风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任何水墨能够泼墨写意出来。写出来，却已少却了一份自然，少了一份优雅の淡然。写不出的是大地的韵致。

唐诗中有过这样的景致。宋词中有过这样的景致。

有时候我暗自想，月光照进唐诗里，是王维的静谧，是范成大的田园气息。月光照进宋词里，是易安的缠绵，是苏轼的豪迈与洒脱。若是不小心脚一滑，溜进东晋的时光里，便是陶潜的闲情逸致了。

更多的时候，我把唐诗宋词也看成一片疏林朗月。

用疏朗来开阔境界，用朗朗月光照亮前行的道路。唐诗高雅，宋词婀娜，古雅有古气，能让人的骨子里硬朗起来。

于是，我喜欢在一味茶里，赏析一片唐诗宋词的疏林朗月。

茶亦有雅气。明前茶好比朗月一片，落进瓷盏里，汤色清亮。秋茶便是一片疏林，泡在汤碗中，疏朗开阔。龙井毛峰落进杯盏，有月光气。猴魁六安瓜片落进杯盏，有疏林气。晨间沏一壶上好的龙井，是昨夜月光还未落下去，夜间泡一杯古里古气的大红袍，是窗外的疏林收进木格窗棂里。

瓷盏泡茶容易泡出月光的味道，玻璃盏沏茶易于观看一片疏林。

那些升腾起伏的茶底，便是疏林浸润在一片朗月中。

朗月乾坤，照亮疏林一片，人生因此而开阔，而旖旎。

□随 笔

店无戏言

汪 志

解放前，上海南市场外有一家叫“万昌木行”的店铺，堪称当地第一大木行。一个夏日的早晨，来了一位穿戴不整齐、看似“穷酸酸”的顾客，此人一踏进木行，口称要买十一根檩条，这对车进船出的“万昌木行”来说，只不过是“毛毛雨”。那顾客在挑选檩条时特别挑剔，几个工人帮他挑了一个上午，只挑中十根，工人们翻得汗流浹背，但他还是要另开一桩，来挑剩下的一根。这时一个王姓伙计有些不耐烦了：“师傅，木头是天然产物，又不是钢管，哪能根根精光笔直，五个手指头也有长短呢，你不要箩里拣花，越拣越花！”

那顾客一听不高兴了：“天下三客，大为买客。我拿钞票买木头，当然要挑到称心满意为止。”王姓伙计又从头到脚细细把那顾客轻蔑地打量一番道：“你如果在这堆木头中再挑一根，银货两讫，当场结清，只需付一半钱，另一半我奉送！”听他这么一说，那顾客嘻嘻一笑说：“小阿弟，你说话不算数噢。”

又过了很大一会儿，十一根檩条就挑好了，在结账时，账房只收半价12.5元。那顾客摇摇头：“锣不敲不响，话不说不明，刚才那小阿弟年轻轻，我付半价，怎能要他赔钱？”账台说：“刚才的事咱们老板已经知晓了，好中选优，这是顾客的最起码权利。再说，国有国法，行有行规。咱们万昌木行有一条行矩，任何员工在接待顾客时，必须恪守‘店无戏言’这条原则。我们生意人以‘信’为本，决不允许信口开河。”说完，账房又从柜台内取出一只小毛巾袋，双手递给顾客说：“天气炎热，内有一条毛巾可擦擦汗，还有‘龙虎仁丹’和‘虎标万金油’路上可防暑降温，发票钞票清点清楚。请留下地址，明天太阳落山，保证檩条送到。”

三天后，“万昌木行”门厅前来了一辆豪华轿车，下来一个穿金戴银的大客户，开口就要订额高达两万元的檀木定单，店堂内的人不由“啊”地叫出声来，来人不就是前几天那位“穷酸酸”挑三拣四的顾客吗……

店无戏言，言出必践，有信则立，生意胜前。经营中一定要做到童叟无欺，更不要以貌取人，看人下碟。做生意讲究的是“和气生财”，服务周到，一言九鼎，今日你给我以诚信，明日我报以你信任和回报，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生财之道一定以诚信为本，讲诚信者不会吃亏，目光长远者必财源滚滚四海，做生意如此，做人更如此。



牧场黄昏

邢善良 摄



霞浦印象

徐昌平 摄

□散 文

镰刀从未远去

甘武进

“兰草自然香，生于大道旁。要镰八九月，俱在束薪中。”在老屋墙壁上，我看到几把锈迹斑斑的镰刀，由铁轭和木棍组合而成。弯如新月的刀刃，镶嵌在木棍做成的手柄上。那是农村收割的农具，一般用来收割稻谷、小麦和油菜。我成长的过程中，从来都没离开它，哪怕在我离开家乡到异地谋生之后。

年幼时，家里十几亩地像一片原野，铺陈在我面前。因为体弱，母亲给我摊派些琐事，像送茶水、西瓜之类。后来年岁稍长，我也下田了。农作物收获时节，我光着脚丫，拿着镰刀走在田埂上。那时，我感觉自己已是那个“大人”了。那些年，我不知自己割了多少水稻、小麦和油菜，那整块整块丰盈而金黄的农作物，融入了我大把大把的汗水和喜悦。

“青蛙无须颈，细仔无腰”。小伙伴们与我弯腰于田间时，大人们都那么说，结果却因不熟练，锋利的镰刀好多次割破了手指，那鲜红的血像晚霞间的落日，一滴滴渗入田间，留在我的记忆里。渐渐地，我已稔熟了这种劳作，并且习惯于用那把锋利的镰刀。布谷声声，镰刀要打磨了。把它拿出来，在那块用了好多年的磨刀石上，父亲沾上水均匀地磨着，磨得刀片的一端白而亮，在月光下散发出凉凉的光。

我家有五把镰刀，父母和我们兄妹三人，人手一把。我在老家劳作的那些年，用过扁担用过犁，但用得最多的还是镰刀。那时，骄阳似火，田里逐渐升温，上蒸下烫，汗水直淌，不韪锋利的毛边把手臂划

开一道道血痕，汗水流到手臂上，又痒又痛。割了半天，我在汗流浹背时直起腰来，锃亮的镰刀上湿漉漉的，沾满农作物或青翠或枯黄的茎叶。

农作物收割完后，镰刀搁起来了。乡亲们极爱惜镰刀，心细的乡亲会把镰刀用干净的袋子装起来，放在阁楼。在这样的人家，一把镰刀能够用上好几年。如果不小心弄丢镰刀，他们会唯心地想到来年的收成说不定会欠佳。为此，乡亲们会心痛、自责好些日子。

农作物收获时节，邻里间不轻易借镰刀，说是会借走收成和运气。这种唯心的生活逻辑，一般人很难理解，但在这些质朴和寻常的生活细节里，你也许能粗略地窥见农民兄弟间的那些平常而实在的东西。许多年后的一些深夜，我依然不自觉地以此来反省自己，镰刀上闪烁的质朴光芒，给了我许多感召和启示。

多年后我回眸乡村，总会想起那个拿着镰刀弯腰收割的少年。那种割到兴致时的“沙沙”声，宛如一支玄妙缥缈的乐曲，跳荡于镰刀上，隐隐约约回响至今。光阴一晃而过。如今，稻子熟了，用上收割机了，人再也没以前那么辛苦。当初那个手握镰刀的懵懂少年已变成大腹便便的中年人了。我凝视墙上那把镰刀，没有叹息，多了欣慰：镰刀从未远去，依旧骨气刚毅，神采飞扬，那道狭长的锋刀雪亮，照亮斑驳的老宅，注视着腾飞的乡村……

□小小说

变

赵文新

个单位中都在前三。主管领导每次开总结会回来都说，立冬是咱们的大笔杆子，有粉儿给咱擦在脸上。

最令立冬费脑筋的是给领导写材料，需要把握基调，联系实际，适合领导风格，因而经常熬夜，不到四十岁，头发白了一多半。同事开玩笑，说他为了赶时髦，故意染成白色。他直怼，白头发也是时髦吗？竟争副科长，听了媳妇的话，给相关人送了土特产。人家原封不动地退回来，说民主测评。立冬想，平时没少给同事帮忙，这个写论文，那个写发言稿，甚至家里的孩子写作文，也让他给润色润色。他清楚写稿的囫相，思路并不像自来水龙头，一拧就出，而是点灯熬油地熬，不然，白头发怎么就和韭菜似的一茬比一茬长得快呢？他自以为为人缘不错，谁知测评时，二十多人投票，他得了三票。那一刻，他的心被冻成冰棍儿，从里往外凉。他用母亲常说的话自我安慰，吃亏是福，怕怕直针换

回个弯针，苹果换回个海棠果。

随着时间翻书似的过去，立冬感觉冻住的心融化了，恢复到常态。没有想到，媳妇唠叨几句，他不知不觉扯到这事上了。细想，没有竞选上副科长，多方面因素，跟送土特产关系大吗？自己当时也同意送，哪能都怨她呢？立冬想着屋里熟睡的孩子，思绪翻腾着，心情渐渐平息下来。他想两人拌嘴，开始就事论事，紧接着，就追溯往昔，把旧账一股脑地清算。很像小时候看到母亲拆毛衣，找到一个线头，拉直一拽，突突地拆了一团团毛线，觉得拌嘴升级为吵架，和拆毛线一样，越拽越多……

“哒哒哒！”门外响起敲门声。“有人来了！”立冬嘟囔一句，咧开嘴，笑容从嘴角往脸上聚集，倏然就笑盈盈了。都说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做了媳妇的女人在外人面前，脸色也是说变就变，谁愿意让别人看出两口子吵架的“杯

盘狼藉”呢？立冬看了媳妇一眼，他也恢复到“春和景明”了。

“快递！像是书。”丁爽拿着纸袋看看，正要拿给立冬，忽然停住了，端详了纸袋上面的字，给立冬递了过去。

立冬拆开包装说：“嘿！这是样刊，写竞选内容的小小说发在《纪检监察》杂志上了。”立冬笑了，翻开书找到他的文章读了起来，丁爽也凑过去一起看。

过了两周，局里成立一个督导科，立冬被任命科长。立冬没有想到他的运气也像媳妇的脸，变化真快。

“或许我的办法起作用了！”丁爽眼放光看着立冬。

“什么办法？”“我按照你样刊上面的地址买了五本书，给你单位几个主要领导都寄去了，让他们看看你写作的水平。哈哈！算是‘举亲不避嫌’吧！”

“你怎么又出么蛾子……”立冬说到这里停住了。他不由想起任命时领导说的话：能在省刊《纪检监察》上发表文章，太不简单了！为咱们局争光了！以后把咱们任人为贤的做法再写写……